
朱傑勤著

秦漢美術史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影印

自序

西人常言美術爲一民族文化之鎖鑰。是說也，無以易之。蓋文化爲民族思想之結晶。各邦民族思想好尚不同，風俗、地理、歷史之關係互異，美術家則因其國性以描寫表現其民族思想，故謂美術爲文化之代表，誠非過言。徵諸我國而益信。我國草昧初開，美術肇始。顧初民創作，實用爲歸。傳疑時代若有巢氏之繪輪圓，伏羲氏之畫八卦，軒轅氏之染衣裳，無不志在實用。當時美術之發明，應乎時勢之需要。欲觀文化之程度者，觀其製作，自可瞭然。唐虞三代兩漢之世，則利用美術以沿飾禮制。於時儒教統一，朝野從風，美術一科，深被影響。陸士衡謂：「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張彥遠謂：「畫者成教化，助人倫。」殆可想見。六朝至唐，佛法入華，士耽禪悅，以爲名高。故美術界中，頓呈異彩。唐宋以下，文章之家，馳騁於是者，指不勝屈，乃別有所謂文人畫派，鷹揚藝苑焉。此我國美術歷代蛻變之四分期，而悉可以代表各代之民族思想者也。

我國立國最早，文化進步亦最先。文獻足徵，人所共曉。而美術一門尤爲我國文化最矜貴之一部。西邦自大之徒，對於中國事物，不惜吹毛求疵，然一及美術，又復低首下心，厚加譽語。讀其書者，無難立見。是知我國美術在世界上之勝利，殊非一朝一夕所可倖致也。然國人之愛好美術者多，而著書討論之者少。前人之說，率多東鱗西爪，破碎支離，且語多抽象，難索解人，而致力於有系統的美術史之編著，則闕其無人。時至今日，學者始漸知此事之重要，而亟亟於美術史料之搜集是務。西人於此，探討尤勤。其卓著者，如英人布什尼 (S. W. Bushnell) 之中國美術 (Chinese Art)，美人福 (Ferguson, J. C.) 之中國美術大綱 (Outlines of Chinese Art)，日人大村西崖之中國美術史，及我國鄭午昌之中國畫學全史是也。布什尼之書，搜羅雖稱宏富，然其撰述體裁，殊少系統，且於中國史蹟，知之不多，未能暢所欲言，不足應國人之求也。福開森之書，雖不少提鍊之功，亦未能有所創獲。大村西崖之書，頗彌其憾，而其簡略殊甚，利於發蒙，而無當於大雅，且考證未精，是其缺點。惟鄭氏之書，雖偏於畫學，然體例完善，材料豐富，甚便於讀。鄭君以畫師而兼學者，讀書既多，經驗又富，誠我國美術界中一巨著也。中國之美術自應中國人求之。外人述之，必不如吾人之懇切。今假

手乎他人，徒自彰其萎靡，即亦當世學者之差也！

余近於治史之暇，頗留意於美術。凡典籍中關於美術材料者，必表而出之，所集既多，斐然有作。先成秦漢美術史一卷。然既非藝士，又乏專長，紕繆舛誤，又豈俟論。惟與其見惜於後世，無寧就正於當時，此則區區之微尚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朱傑勤自撰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研究室

敘例

一 東洋美術，首推中華，專門名家，車載斗量，臍腹殘膏，沾溉無既。惟源流雖遠，而摘伏究極，甚渺其人。事實具存，而排比鋪張，初無此輩。在今日欲求一完善之中國美術全史，誠有苦索無從之歎。余竊不自揆，頗有理董中國美術全史之念。顧茲事體大，斷非一人心力所可幾，因就研究所得，著爲此篇，斷代爲體，不得不然。付諸手民，聊備一格。

二 本篇全神，注定秦漢。其間偶有事實，要待解釋，非遠溯先秦，不能明白，則惟有略著數語，以明其源，斷不敢大放厥詞，以塞篇幅。則亦猶同班固漢書之體例也。

三 足備史德之一端，而大有助於史文之簡潔周瞻者，則爲自注。故余每有援引，順筆注明。一以免勦襲之嫌，二以見運用之化。

四 本篇援引，不避神話。然必一一爲之辨別真僞，以免魚目混珠。蓋不如此，則恐有一二讀者，誤以

作者目光所不到，反拾取唾餘，沾沾自喜。考證之不確，著作之大病也。

五 本篇解釋秦漢之美術，純以政治，經濟爲背景，蓋二者握社會上最大權力，故能支配一切。對於時代給予美術之特質，亦三致意焉。

六 全篇美術可以四大標題包括之：卽建築，金石，畫學，繪術是。其他雜類，雖有敘述，亦隸於四大標題之下，而不另立細目，如玉器，玻璃，珠寶，陶瓦，則隸於金石類。漆器，繡物，則隸於書畫類。亦御繁之一法也。

七 研究美術之書，必有插圖，以爲參證。本篇原定有圖畫多種，第以印刷繁重，所費不貲，故闕然不用。特此聲明，並示歉意。

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況學海無涯，殊難自滿，少作壯悔，詎有窮期？今余此書，不免疎漏，邦人君子，幸教正之！

目次

自序	一
敘例	一
導言	一
第一篇 秦代美術概況	七
第一章 建築	一〇
第二章 金石（彫刻）	一七
第三章 書學	二五
第四章 繪術	三一
第二篇 漢代美術總論	三五

第一章	建築	三七
第二章	金石（彫刻）	四七
第三章	書學	八六
第四章	繪術	一〇九
第二篇	文具雜考	一四九
第一章	筆考	一五〇
第二章	墨考	一五五
第三章	紙考	一五七
第四章	硯考	一五九
結論		一六〇
附註		一六四

秦漢美術史



導言

凡屬圓顙方趾，戴天履地之人類，皆有感性（Sensibility）之一物。其對於自然界中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及尋常目所接觸之物而能引起其興趣者，則必存之腦海，寄於言語，或摹倣圖寫，以發舒其意義。蓋審美觀念，人所共有；不見子都之佼者，是謂無目（註一）。自然世界，廣大莊嚴，無涯無盡，萬法互錯，倏忽變幻，物如微塵之衆，皆有待於吾人之鑒賞與宣揚。吾人憑無限之複雜而細膩的感情，加以一定之組織，並以一定之技術忠實表現出之。所以由言語之技而表現，則成爲詩歌，小說，戲劇，以音律表現爲音樂；以色彩表現爲繪畫；以運動表現爲舞蹈；以其他物質手段表現爲雕刻建築之類。故以技術形態來表現之方式雖有不同，而其出於感情則一也。人類於感情衝動之時，而爲悅

性適意之舉，遂有美術之發生。沁蒙氏 (J. A. Symonds) 曰：『美術之效力乃解釋人類精神之工作。』(註二)揚子雲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註三)即謂美術作品可以包含人之個性，事實具在，人所共知。

人民而無美術，世所未見，甚至最粗野而可憐之民族往往為美術而耗去多量的時間及力量，即如斷髮文身，穿耳鑿齒之俗，吾人所視為野蠻而無謂之舉動，而彼等方以為天經地義，不可廢止的行為。蓋彼等為求美起見，故甘心費其精力及時間於裝飾。其實此種野蠻人之裝飾品多含有宗教的象徵或本人之一種特殊符號，非盡由於愛美而產生，其目的同時亦在於實際應用方面。美術與生活作用有同一之傾向，即美與實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關於此點，西洋美術家論之詳矣；即在我國，亦有同一之軌迹。班固漢書刑法志所說：『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勸而民弗犯。』可見唐虞時代衣服之有裝飾畫，猶含有標記之義。美術又為形態意識的一種 (ideology) 將人類之實際生活，從頭至尾，澈底表現而出。美術與人類實生活結合遂成一種文化形態，而盤据人類進化史之中心。美術既為諸國民的智的生活之表現，故文明史上之任務應歸於美術，美術在文化史

中佔有最高之地位。凡欲探討一國文化之盛衰，必需考察其美術之好惡。然非細心識大之人，亦不足以語此。昔春秋時季札聘周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衛。曰：『美哉！漉漉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謾焉。……』（註四）觀此則知美術爲人之精神情態所寄託，所以在美術上可以察見民族之精神。劉奇峯先生曰：『若歷史家欲以藝術而推知民族之心靈與精神，不但須有博古學者之精密的觀察，並且要有一種敏銳的感覺，因爲作者之心靈情態流露於作品，所以指定一特別作品屬於一特別時代，非有賞鑑作品之優點的能力不爲功。欲完全了解一個時代之歷史，我們須了解其藝術』

之歷史。」（註五）可知欲知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之歷史，不可不了解其時其地之美術，惟欲明瞭一時代所產生之美術作品，必須尋求藝術本身之歷史也。

我國之有美術，歷數千年。伏羲畫卦，爲書之始。有虞作繪，爲畫之始。近代考古之學日精，古代之甲骨金石諸器，出土日多，學術前途，方興未艾，即此吉金片甲之遺留，多屬我國史前文化之資料。中國文化之發展，實與埃及、齊地加（Chadaca）、蘇西安那（Susoiana）諸邦相先後，而此三邦之文化，因無人發揚光大之故，久已湮沉消落，幾不可考。而我國能維持於千禩，保存其固有之道藝，書體一道，尤爲特色，近日在黃河流域各地所獲得之遺物，據文字考古學家之認定，實爲中國獨立之字體，且爲中國文化獨立之確證。世界之言美術者，類多分爲歐洲美術與亞洲美術。歐洲凡百美術皆導源於希臘及羅馬；而亞洲之美術雖各具鴻溝，然胥落我國之後，我國立國最久，文化材料又最豐富，偉大之美術品之遺留於今者，又首屈一指，不假外求，自成領域，此我國在世界美術史上之地位而可以自倣倣人也。

日本文化在中古時代以前實由中國輸入，即美術之年歷亦僅及中國三分之一，故其美術界

亦受中國之影響爲最深，即彼邦亦承認之。印度雖爲古代文明國，其美術之效力，中國亦嘗一度受其傳染，迹其風格，頗不猶人，然唐代以來，國勢日削，而美術作品，亦鮮人注意及之，斯文墜地，以迄於亡，彼都人士有志研究美術者，反向我國討求，衰頹至此，可爲一嘆。故研究亞洲美術者，祇須注意中國美術，自能舉網提綱，心領神會，其他印度日本波斯諸國，已落後塵，不足計及。

研究中國美術史，秦漢時代實爲一重要之分期，蓋秦漢二代，國勢甚強，文物之隆，殊足誇尙，且各種美術形式至此期而大備，論者至謂漢代美術有如歐洲希臘時代（Hellenistic age）與前期羅馬帝國之藝術（註六），以其上承周代，下啓六朝也。吾人欲知我國古今藝術變遷之迹，不可不加之意焉。凡學問之道，不能明其沿革者，鮮能言其實際，此爲一定之理。故余爰因撰述漢代文化史之便，胥萃中西之典籍，參以一得之目驗，特以暇日，勒爲此篇。按西洋所稱美術，含義甚廣，如圖畫，彫刻，建築，音樂，舞蹈，詩歌六事，今爲縮狹範圍起見，但論列書畫，彫刻，建築數事，而音樂，舞蹈，詩歌等則暫置之，亦以此三者位置頗高，源流亦大，斷難相提並論，致有顧彼失此，眉目不清之患。惟我於美術一道，爲未入流，無知妄作，謬誤必多，祇可自娛，事敢問世。然或靳以此引起當代美術專家之注意及討

論，他日煌煌巨製，眩眼生花，則美術界中，豈曰少補，知今之嚮引。亦非盡屬無謂也。

第一篇 秦代美術概況

今欲於未入漢代之先，一論秦代之美術。蓋美術一門，至秦已大備，漢代因之，遂成鉅觀。吾人經過比較觀察之後，自易明瞭一代美術作品，孰爲因襲，孰爲獨創也。秦始皇崛起於戰國之季，鞭笞羣雄，成就大業，繼周而有天下，十五年而國又亡（註七）。雖立國不永，而美術上亦大有成績，藝術史上至今不能奪其一席。始皇本一飛揚跋扈之君主，始以鐵血主義以謀統一，繼以專制政策而保地位，焚書坑儒，固其一種專制政策，並非真與文化有仇，其議實出於李斯，李斯爲法治之實行家。「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燬，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論不止，使其法不能出於一。其奮然焚之而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註八）且其所焚者祇詩書百家語之一部份，一般藝術之書，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得保全（註九）。美術作品在當時尙爲不卑不亢之事物，而政府復不知美術之能引起政治之變動及驅策

民衆之效能，故早已視爲無足輕重之一物，雖不加以提倡，而亦不加以摧毀。但人民因政治之專制，生活之困難，亦無暇顧及，又以兵連禍結，內外不寧，男子戍於窮邊，女子困輸役，人民救死惟恐不贍，何暇與清高華貴之美術結不解緣。關於當時人民之苦況，典籍所載，指不勝屈，姑列舉一二以實吾言。據嚴安云：

「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註一〇）

如嚴安所說，不獨男子服務公家，卽女子亦擔任工作，據伍被說，秦始皇使尉佗踰五嶺，攻南越。「尉佗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車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註一一）由此可見，補衣之女子尙需三萬人，則出征之兵士必數十倍此數可知矣，秦皇帝一時能召集無夫家之女子一萬五千人，則可推知暴亂時代，怨女寡婦之多。民間之流離困苦一至於此，尙有何美術之足道。雖然，民間藝術固無可言，而貴族中人，依然不廢，卽如藏書一事，藏於公室則無妨，藏於私家則棄市。則又專制時代迭見之現象。無可諱言者也。秦始皇當日積極建樹，自尊自大，凡維持生活之要素，如衣，